



棗陽有您真好(3)

杜泰生 採訪整理

前言



本期(35)我們要訪問兩位鄉親第一位是今年高齡95歲的楊宗聰鄉親，他身體健康，日常生活均可自理，平時作息正常而規律，只要是同鄉會舉辦的活動，他都會參加，是一個寡言、實在、敦厚的老鄉長，令人敬重！

在一個瀟灑無陽光的上午，乘著捷運抵達動物園站，一出站，楊宗聰鄉親及顏嘉德鄉親已在出口處等著我們，一起坐上計程車，來到文山區政大二街兆如老人安養中心。

時間：民國 106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 時

採訪：杜泰生主編

受訪：楊宗聰鄉親

- 210 杜：楊老，真是羨慕您，每天生活在這麼優美安寧的地方！
楊：謝謝！交通滿方便的，有棕 11 副線公車通到這兒！
杜：您一點也看不出已經九十五啦！
楊：謝謝，這兒是台北市政府辦的安養中心，共有三棟七層大樓，設備齊全舒適，等會我們可以參觀參觀！我們上到第一棟的五樓，進到一間一室一衛一小洋台的套房，床桌齊全、電視冰箱具備，衣櫃是壁櫃型。
楊：請坐！（並遞上他親自熬製的飲料）我生於民國十二年十月四日，算算也快滿九十五啦！（註：35 期出版時，已滿 95 歲啦！）
杜：真的！讓我們先預祝您「萬壽無疆、生日快樂！」
楊：謝謝！
杜：您是我第三位專訪的棗陽鄉親，前兩期您看過嗎？
楊：看過看過，我認為《棗陽文獻》是我們在台灣棗陽鄉親的精神食糧，也是第二代棗陽人的省思感懷錄。
杜：謝謝您！



- 楊：我也寫了一些東西給文獻！（笑）
杜：我知道，您有好幾篇文章在《棗陽文獻》登過，希望以後能再多寫幾篇給我們！
楊：我現在眼力很差，寫、讀都滿吃力的！
杜：還是謝謝您！今天我問您答，就不必您寫啦！
楊：知道你來做訪問，我感到特別溫暖、高興、光榮…。



家族合影

杜：您太客氣了！我們就從您的出生、家世說起吧！

楊：行！我出生於棗陽縣，現稱棗陽市西城開法區茶棚九組楊庄獨姓大戶！

杜：您排行第幾？家中情況如何？

楊：我居長，兄弟姊妹四人。楊家分家分居後，我屬七門第三代。這樣說吧！我們楊氏遠祖係明朝遊擊兵鐵眷賜封良田五百畝，在此建基多業楊庄，單傳數代至楊宗持，分家分居為兩房，我是楊氏二房七門第三代。

杜：（我聽得仔細，但有些不懂）喔！

楊：我父母殷實、持家教子！父親極為注重我的學習…

杜：那是當然，您是長子嘛！

楊：七歲啟蒙，十四歲考入城關鎮中心小學，兩年後日軍侵華，發生隨棗會戰，我轉入湖北省立第十二連中，走讀流浪到湖北均縣！



212 杜：可惡的日本鬼子！（我忍不住罵起來！）後來呢？

楊：後來我打擺子，不得已被送回到棗陽！

杜：您是怎麼又離開棗陽，然後又來了台灣？（這是我訪問的重點之一）能把經過大概情形說一說嗎？

楊：民國三十六年六月間跟祖母一起到宜昌探視姑姑，家親任職還都是主官，因國共內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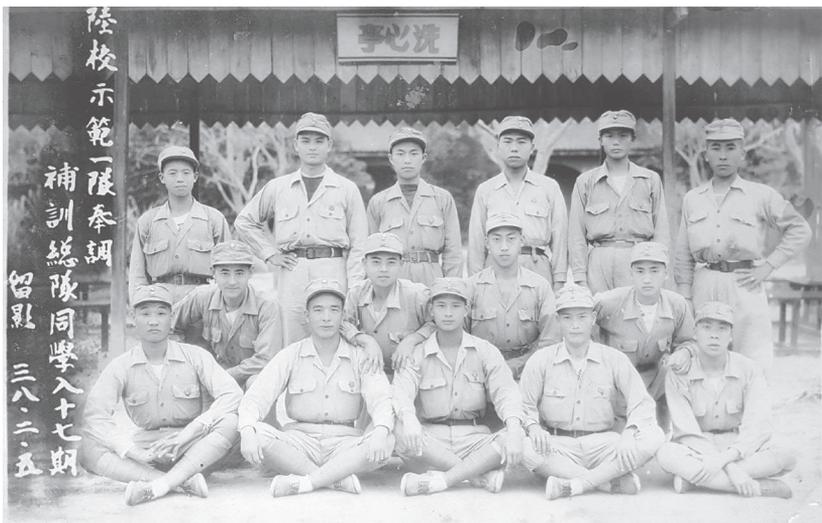
已起，且擴大到棗陽，三十七年八月青年軍 205 師招考青年學子從軍，我毫不考慮就考入 205 師，隨隊到達廣東番禺整訓，裝備待命任務到，創日本佔領軍。

杜：沒有跟家鄉聯絡嗎？

楊：我三十六年本是到宜昌探親的，結果被阻於宜昌，棗陽不能回去，後來當然有聽探到一些消息。



大頭兵



楊宗聰：中排左一



38 年畢業於高雄鳳山（楊宗聰：前二排左三）

杜：探聽到甚麼？

楊：祖宅已改為人民公社的大雜院，所有私地全收為國有，人民吃大鍋飯…（頓住不說下去了！）

杜：說說怎麼到台灣情形吧！

楊：我在 205 師受訓後待命，直到三十七年十一月由廣州出發，在高雄登陸上岸，住進大武營，主要任務是維持台灣秩序。

杜：維持台灣秩序？

楊：台灣發生 228 事件，陳儀部隊撤出，政府發佈新人事佈局，孫立人任命台灣防衛司令、吳國禎任台灣省主席，彭孟緝任要塞司令，204、205 兩師受命來台服務民眾、組訓民眾、團結民眾、安慰民心。

杜：我懂了！

楊：說老實話，我並沒有真正上戰場與敵作戰，很慚愧的！

杜：哪兒的話！從軍報國是一樣的！



楊：三十八年以後局勢變得太快，蔣中正到達台灣復事，劉安琪、劉豫章、胡璉等一一任要職，孫立人改任訓練司令，成立第四軍官班及步兵學校復校，我由205師第五團第一營第三連調到陸軍部訓練司令部，擔任示範部隊，台灣省主席改由陳誠接任。

杜：一直到退伍？

楊：不，服役一年半後，我考進軍訓班十七期，這才是真正軍人生活的開始！我的軍人經歷很簡單，排、連、營長資歷而已，服務軍屆滿二十五年。

杜：哪年退伍？

楊：六十一年四月軍中退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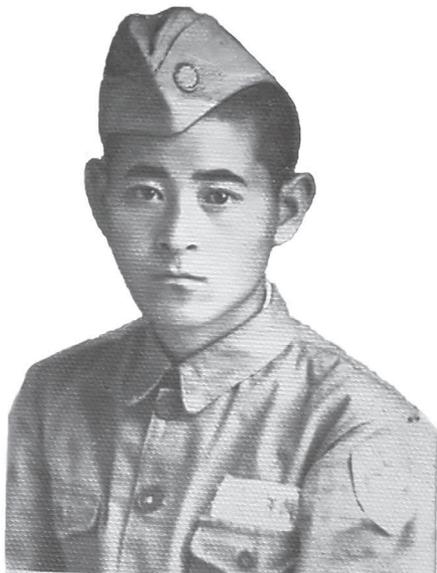
杜：四十五年啦！

楊：可不是！（有一種感慨）

杜：您的太太…？

楊：六十三年我與台灣女子陳好市結婚，沒有孩子，科學再發達也無法讓我有後，這是命，奈何？（笑）

杜：（我怕氣氛太冷，趕快轉問）說說你重返家鄉棗陽的情況吧！





楊：我第一次返棗陽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。前面說過，楊庄是人民公社的大雜院各家分得兩分自留地，現在已改為自耕農，有自己的房屋。

杜：家裡還有甚麼人？

楊：已不是以前的楊庄了！
（他沒有回答我問的話）

杜：這是時代的一段悲劇！

楊：沒錯！

杜：（我看看房內四周）您這兒是…

楊：是台北市政府建立的兆如安養院，我生活正常，身體健康！哈！哈！哈！

杜：難怪您看不出九十五啦！能告訴我們您生活的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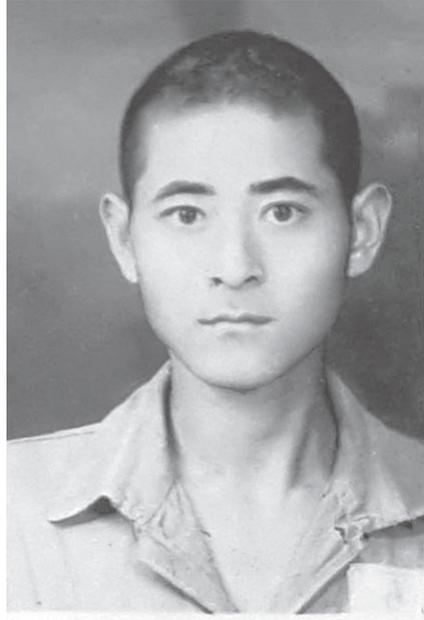
楊：我的準則是萬事不求人，一切靠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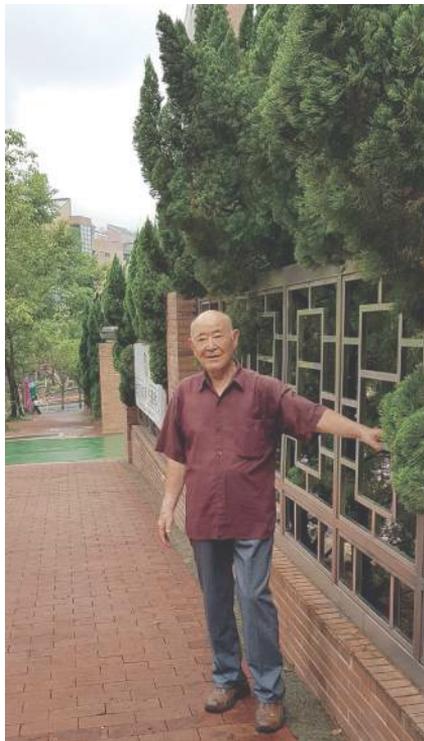
杜：最後能否說說您心裡最想說的幾句話嗎？

楊：行！（很嚴肅且正經地）我中華民國在中國歷史中超過百年，在這百餘年中戰亂頻仍，人民在戰爭中討生活、求生存。我投考青年軍，參加國民黨，顛沛流離來到台灣，如果留在大陸，一定受到清算。但如今卻躲不過民進黨，像打落水狗般狼心地折磨，現在他們只懂得保持自以為是的「台獨」或「獨台」意識。台灣真的會被毀在這搓人手裡。百姓的我們能怎麼辦，（嘆了一口氣）事實上馬英九也該負部分責任。

杜：您說得是，正義是不容他們如此狂妄的！

楊：唉！我們還能說甚麼呢？





杜：中華民國是永遠長存的！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！

楊：我也謝謝您！

杜：我們給您拍幾張相片，可以嗎？

楊：當然沒問題！

於是，在顏嘉濤鄉親陪同訪談下，很順利地完成這次任務，並且在他養老院餐廳內享受了一次營養豐富的午餐。告別這位少小離家的老者，我心裡突然激起一陣說不清楚的波濤：有傷感、有感概、有領悟，更有很深的思慮。

【編輯小語】 楊宗聰老鄉親是本期我們訪問的兩位鄉親之一，看到他年高身強，真的十分高興，這次的訪談會面後，讓我對他有了更深的認識。楊老，棗陽有您真好！